远看近看着你

文/冰蓝

和大白兔约好周三的晚上去蒙城的艺术博物馆看《Ii était une fois l’impressionnisme》，也就是十九世纪的印象派大师们的画展，十几位画家上百幅的画作齐聚蒙城，对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而言真是上天的厚爱，天大的福气。周末人太多，白天又上班，所以选在下班后，从 Peel 站出来，鹅毛雪片纷纷迎面扑来，这大雪夜，展厅会更寂寥吧。大白兔先我到一步，偌大的售票厅没什么人，一眼就看到了手里晃着票招呼我的大白兔。

拾级而下进了展厅，却是满屋子的看画人，男男女女年轻的年长的，秩序井然，不少人在对着展品、文字说明拍照（允许不打闪光灯拍照）。大白兔是行家，在国内人家是搞文艺评论的，所以即使面对满壁生辉的大师们的不朽杰作，她都训练有素不动声色地观着看着。我却是个名符其实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每一幅画作都令我赞叹不已。我近近地看，兴奋时刻强留出一分的理智，那就是再怎么近也绝对不能让自己的脸贴到画作上，至少要留出一个拳头的间距，切不可让自己的浊气鲁莽了它们。“好近呐，我和大师相隔的可不是 200 多年呀，才八公分耶。都可以感觉到大师的气息呢。”，一旁的大白兔听了我的一番疯话，斜睨着我莞尔一笑。嘿，她竟然如我一样近近地向大师“贴去”。我们俩一左一右近近地贴着 Claude Monet（莫奈），掉进了他的春天里，他的吉维尼春天。“Spring in Giverny”（吉维尼春天），翠绿嫩绿的草色遥看近却无。草丛中有片片摇曳生姿的花朵，画家的笔触赋予花草以灵性，它们低吟浅唱，迎风欢歌，随风舞翩跹。和大白兔又不约而同地倒退倒退再倒退，左边的树林是淡淡的粉红色，春天的温度，春暖花开，花满枝头。那是什么树呢？樱花？桃花？山楂？合欢？近近地，听到了莫奈自由洒脱点触在画板上的落笔的声音，明快的细碎的，那是春天的舞步，是大自然的欢歌笑语。远远地，那飞扬不羁的线条，迷蒙斑驳的色彩，绵延无尽的天空。蓦然回首，前后左右不少观画者也是走近走近再“贴上去”，后退后退再后退，印象大师就是这样“迷惑”着大家为伊消得人“忽远忽近”。

中学时代在明信片上看过雷诺阿笔下的有着凝脂肌肤纯真气质的美丽女子。现在站在《在戏院的包厢》、《女孩与鸟》这些真迹面前，她们如此健康天真沉静令人沉醉。这幅“Onions”（《洋葱》）多么憨态可掬啊！定眼一看竟然是 Pierre Auguste Renoir（雷诺阿）的作品。画面上的六个洋葱

个个饱满腆着滚圆结实的大肚子，新鲜得好像吸足了天地日月的精华刚从深厚肥沃的土地里走出来，它们上端的茎却是飞旋地闪着光冒着火，仿佛是点燃的烟花，就是一心地想旋转升腾，就是一心地想燃烧绽放。画面的左侧是一个洋葱，它的前面有一头大蒜，后面还有几瓣蒜，右边的五个洋葱与其说是错落有致不如说是像小山一样结结实实地“东倒西歪”。它们像刚刚参加狂欢而回的醉归者，小蒜瓣问：洋葱姐姐，你没有漂亮的衣裳怎么还敢去参加舞会呀？洋葱哈哈一笑说：重要的是拥有一颗舞者的心。我们的衣服并不丑陋，上面还闪着金光呢。只是颜色深沉一些而已，正好适合我们结实健硕的体格。大蒜头问：洋葱大哥为何如此这般开怀？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死期将至吗？洋葱说：大蒜弟弟，死何足惧兮？我们离开大地获得自由的时刻就是死亡到来的时分，可是在被人类吃掉之前，我们尚有须臾享受美好的自由。你看，阳光是多么的温暖多么的灿烂啊！怎能不为这美好而开怀畅饮高歌狂舞呢？这些洋葱美得令人震撼，我驻足良久，看完别的展厅，又回来站在它面前。洋葱，切它时被辣出眼泪，切碎了炝锅爆炒牛肉片最好吃，也是罗宋汤不可或缺的配菜，在一些超市都不被摆上货架，因为它易储存也因为它其貌不扬，常常被放置一隅，为选购它要弯腰甚至蹲下。日常生活中这普普通通的洋葱竟然被雷诺阿点画成精灵，令人怦然心动，引人遐思。

印象派画家们当时并不为社会认可，他们的作品曾被评价说“疯狂、怪诞、反胃、不堪入目”。他们中不少生活拮据，莫奈和雷诺阿要自己种土豆维持生活。青年的莫奈痛失爱妻，中年的雷诺阿饱受疾病的折磨，不得不将画笔绑在弯曲僵硬的手上来作画。他们受苦受难但心神超脱不为所困，静心凝神地面向大自然“浮光掠影”，将目光注视到那些美丽的人和物。莫奈说“他要像鸟儿唱歌那样作画”，雷诺阿说“为什么艺术不能是美的？世界上丑恶的事已经够多的了”。尽管印象派的画作一时蒙尘，却经受了时光的洗礼，愈发璀璨。

和大白兔出了博物馆，走在寒风夹雪的大街上，眼里心里都是春天，那是穿越了两百多年飞越了万水千山的伟大的画家们送来的印象——冬天里的春天。

（刊于 2013 年 2 月 1 日第 528 期《蒙城华人报》）

一只鞋的偶然

文/郑南川

清晨，一只鞋的丢失

纯属偶然

暴风雨之后, 它已经落脚在

海岸的那头

天已经黑了

面对饥饿，它向缀着灯光的

城市走去

想要找到家，和另一只鞋

而另一只鞋，正在它离去的

家门前等它

从白天到夜晚

（刊于 2013 年 2 月 1 日第 528 期《蒙城华人报》）

《一只鞋的偶然》译者序

文/陶志健

初识南川，是在一个诗会。有备而来的他到朗诵时，却抛开了备好的诗稿。只见他带着奔放的热情，挥洒的手势，饱满的底气，即席吟咏了对艺术氛围和诗一样生活的赞美。他的发挥很挑气氛，把精彩纷呈的诗会带到了新的高潮。这就是诗人郑南川。

诗人嘱我译诗，深感荣幸。及至翻译伊始，才有幸细读南川的诗作，顿觉耳目一新。

南川的诗清新自然，不拘格律，一首诗就是一个童话（“一只鞋的偶然”），一则寓言（“那年，有个女孩捡到了一首诗”），一幅水彩（“Maisonneuve 公园的记忆”)。诗中有的是对人生的品味(“寄走的人生”)，对心灵的拷问（“只是我选择的那个季节”），对家乡的怀念(“曾经的记忆”)，对生活的享爱（“五月，圣劳伦街的太阳”），和与大自然的灵通（“掰开空气的心”）。其诗中有画，有情，有故事；这画、这情、这故事既透露出一颗童真的心，用诗人的话说，就是“像娃娃一样”，同时也充满了哲理，充满了对丰富曲折的人生的感受和领悟。南川的诗，并不仅仅是那即席的挥洒。

读他的诗，让我对诗歌增加了一份热爱，也让我充满了译诗的情致。

如果说诗就是翻译中之所失，如果说所失又可力图复得，那么翻译南川先生的诗集真是如同寻复乐园一样，艰辛而快乐。

挑战是巨大的，也是多层面的。正确地理解内涵，并忠实地再现之，且不说排除文化心理方面微妙之处的阻隔，历来是译品的标准；在诗的翻译上，就更为艰巨。所幸者，诗人是朋友，可以就近讨教，实感受益良多。再现中，我力求完全保留诗人的意象：意象是南川诗的灵魂，也可以说更是内容。诗之再现，又有形式的要求，就是行文的风格。既要保持作者文风，又要使英文译作有说得过去的诗感，这真是一件令人谦卑的事。

我只敢希望做到了一部分；所丢失而未能复得的，其责任就是我自己的了。译诗之如此，诗人又委以如此信任，我借此深表感谢。我还想感谢家妻对翻译工作的支持，并感谢所有的读者。

（刊于 2013 年 2 月 1 日第 528 期《蒙城华人报》）

跟风谈谈人生

文/燕赵酒翁

人生，一般来讲都是不成功的。

因为，人生也是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人生其实就是失败的连续和不断修正。所谓成功的人生，不过是偶尔的几个亮点被不知个中味的人拿来吹嘘，好像你一辈子都那么辉煌一样。也可能你自己也拿来炫耀，弄到最后连你自己也分不清了，好像你一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什么天才、好运、机遇都象游击式冰雹一样专找你的脑袋砸。

所以，我从来不愿听所谓的成功人士谈成功之路，那些大部分都是水分，是自我标榜和自我吹嘘，他要是聪明的话连他自己也不信的。

不成功的人生可以是幸福的人生。因为成功的标签源于外，幸福的感觉源于内。不要把成功等同于成就，一件事可以成功地完成，一生不会成功地度过。那些成功既幸福或想幸福就必须成功的励志型论点，基本都是忽悠。幸福要从自己的内心找，要学会从付出中寻找心底的安宁。

人的一生，就像一条河，不断有涓涓细流加入，也不断有蒸发渗透水分的流失。怎样保持自己的主流浩浩荡荡，连绵不绝，来源于自己的不断努力。有了主旋律，自然会有小插曲，不灰心不停滞，也不逆天而行硬要改道，自然而然，你就会有一个基本惬意的人生。

当然，正如子在川上说的，逝者如斯夫！人生也就是这样一条走向终结的不归路。

（刊于 2013 年 2 月 1 日第 528 期《蒙城华人报》）

《一只鞋的偶然》英中文双语版诗歌集在蒙特利尔正式出版

由郑南川著，陶志健译的英中文双语版诗歌集《一只鞋的偶然》，2013 年 1 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正式出版。

诗集收入了郑南川自一九九零年代中期至今写下的诗歌一百余首。从远行，感受，自然和记忆四个主题内容，记录了作者在加拿大生活的足迹。诗歌采用简单，明快和自然的写法，以更多的意象表达，透视着作者的思想内涵，和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

陶志健博士对诗集的英文部分的翻译，贴切和真实地表达了作者诗歌的本意，为英文读者的阅读和鉴赏提供了方便。
此书作为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著作丛书出版，封面设计宋兰，排版陶志健。
《一只鞋的偶然》，是首部在加拿大出版的英中文双语华裔个人诗歌集。
（魁华作协供稿）（刊于 2013 年 2 月 1 日第 528 期《蒙城华人报》）